

彩图版

中华经典古文 传世读本

ZHONGHUA JINGDIAN GUWEN CHUANSHI DUBEN

第二卷

凯康 编纂



海燕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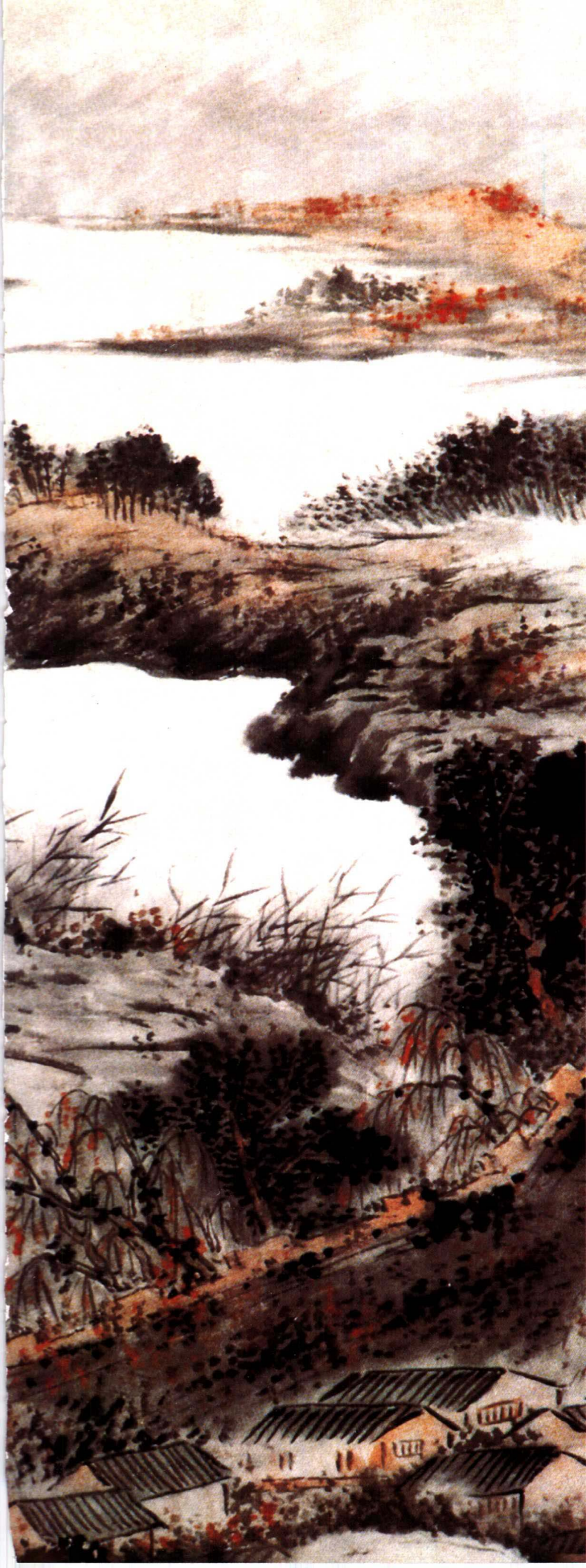
ZHONGHUA
JINGDIAN
GUWEN
CHUANSHI DUBEN

中华经典古文 传世读本

魏晋南北朝

唐代





南北朝 魏晉

魏晋时期的散文，在内容上抒情色彩越来越浓，表达社会政治见解和抒发个人感慨注密切结合；在形式上骈偶化倾向逐渐明显，更加讲求遣词造句的艺术技巧，体裁愈益多样化。魏晋之际的散文家以阮籍、嵇康成就最高。西晋散文一个突出特点是骈偶化越来越严重，骈文这时已臻于成熟。东晋文坛盛行骈文，不过有少数人仍用散文写作，或以散驭骈，前期如王羲之，后期的代表人物是陶渊明。王羲之的文章文风清淡，不尚辞藻而多情致。陶渊明的文章自然淡泊而内涵丰腴，文字明白省净。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是鲍照、庾信等。鲍照文风俊逸，文字劲健；庾信早年作品绮艳轻靡，暮年风格转为萧瑟苍凉，对后世影响很大。

出师表

三国·蜀·诸葛亮



【作者小传】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混战，他避乱隐居在南阳隆中（今湖北襄樊），自比管仲、乐毅，号称卧龙。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刘备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辅佐自己。诸葛亮被刘备的真诚打动，于是向刘备提出要取得荆、益二州为基业，必须东连孙权、北抗曹操的方针，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从此，他辅助刘备，确立了魏、蜀、吴三分鼎立的局势。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诸葛亮任丞相。章武三年（223），刘备在白帝城病死，临终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后主刘禅继位后，蜀国军政大事，一应由诸葛亮裁决。他执政期间，一方面励精图治，改善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了政权，一方面东联孙吴，北伐曹魏，争取统一大业。建兴五年（227），北上屯驻汉中，连年北征，“攘除奸凶，兴复汉室”，建兴十二年（234），病死军中，兴复之业终未能成功。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1]，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2]，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3]，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4]，欲报之于陛下也^[5]。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6]，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先帝开创的功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经形成了三个国家鼎立的局势，益州地区人力物力疲惫困乏，这实在是危急存亡的重要时刻。然而侍奉护卫的臣子在宫廷内从不懈怠，忠诚坚贞的将士在外奋不顾身，这都是因为怀念先帝对他们的非同一般的赏识，所以想对陛下报答。陛下实在应该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来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的气节，不应该随便看轻自己，不要在言谈训谕时引用或比喻失去大义，以致于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

宫廷的近臣与丞相府的官吏，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评定好坏，不应该有差别。如果有人为非作歹或触犯法令，或是有尽忠为善的人，都应该交给主管的官吏来评定是罚还是赏，来表明陛下公正贤明的治理方针，不应该有所偏袒，使得皇宫中和丞相府中的法度有所不同。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注释

[1] 先帝：去世的皇帝，这里指刘备，公元221年至223年在位。崩殂（cú）：死亡。古代帝王死亡称崩，殂也是死亡的意思。[2] 益州：地名，相当于今四川的大部分及云南、贵州的一部分地区。[3] 侍卫之臣：与下文“忠志之士”对举，泛指文武百官。[4] 盖：发语词。[5] 陛下：古代臣下对帝王的尊称。这里指刘备的儿子刘禅，公元223年至263年在位。[6] 陟（zhì）罚臧（zāng）否（pǐ）：奖赏善惩恶。陟，奖赏，提升。臧否，善恶，这里是动词，评定人物的好坏。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祗、董允等^[1]，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2]，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3]，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4]，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5]，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6]，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侍中郭攸之、费祗、黄门侍郎董允等都是善良诚实，意志忠贞纯正之人，所以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任用。臣下认为宫庭中事，无论大小，全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施行，必定能够补救欠缺疏漏的地方，扩大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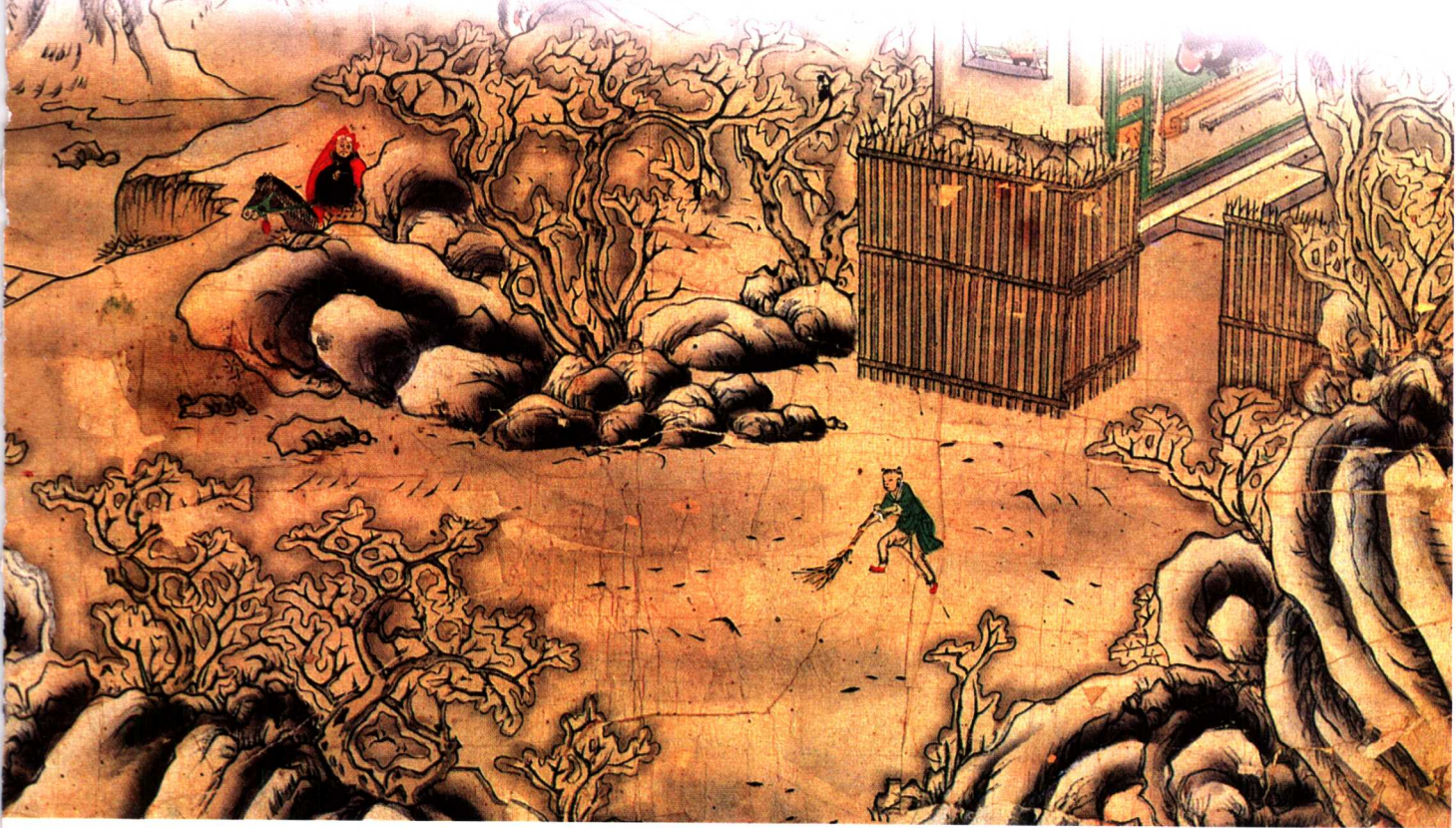
向宠将军品性善良公正，精通军事，当初曾被试用过，先帝称赞他有才干，因此群臣推举他做中部督。臣下认为军队里的事务，都征求他的意见，一定能使军队协调齐心，处置合宜，各得其所。

亲近贤良的臣子，疏远奸佞小人，是前汉所以兴旺强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良的臣子，是后汉所以衰败覆灭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当和臣下议论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的作为表示痛恨而发出叹息。侍中（郭攸之、费祗），尚书令（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都是坚贞坦诚、能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兴旺就指日可待了。

注释

[1] 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左右，备应对顾问。侍郎：官名，皇帝宫廷的近侍，初任称郎中，三年称侍郎，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郭攸之：字演长，南阳人，时任侍中。费祗(yī)：字文伟，江夏人，时任侍中。董允：字休昭，时任黄门侍郎。[2] 愚：对自己的谦称。[3] 裨(bì)：增益、补助。[4] 向宠：蜀大臣向朗之子。

初任牙门将，后任典宿卫兵。善于治军。[5] 行(háng)阵：这里指军队。[6] 侍中：指郭攸之、费祗、董允等三人。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吏。这里指陈震。长(zhǎng)史：汉丞相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府均设长史，为三公辅佐。这里指张裔。参军：丞相府主管军务的佐官。这里指蒋琬。



臣本布衣^[1]，躬耕于南阳^[2]，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3]，猥自枉屈^[4]，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5]。后值倾覆^[6]，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7]。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8]。受命以来，夙夜忧叹^[9]，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10]，深入不毛^[11]。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12]，攘除奸凶^[13]，兴复汉室，还于旧都^[14]。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份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祗、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祗、允等之慢^[15]，以彰其咎^[16]；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17]，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我本来是个平民，在南阳以耕种为生，只求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想去向诸侯谋求高官厚禄和显赫的名声。先帝却不因为臣下卑俗浅陋，甘受耻辱，亲自屈就，三顾茅庐，向我询问关于当时天下大事的意见，因此臣下深为感激，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遇上战败，就在这军事失利的时候，臣下接受了委托，在危急艰难的时刻接受使命。自从那时以来，已经有二十一个年头了。

先帝知道臣下处事谨慎，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自从接受遗命以来，臣下日夜忧虑叹息，惟恐对所托付的事情做不出成效，以致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芜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非常充足，应当鼓励和率领全军北上平定中原，臣下希望能竭尽自己低劣的能力，铲除邪恶凶残的敌人，复兴汉室，使长安、洛阳仍旧成为大汉王朝的国都。这就是臣下用来报答先帝，并向陛下效忠的职责和本分。至于权衡国家政事的利弊兴衰，竭力进献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费祗、董允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臣下，如果没有成效，就请治以重罪，以告慰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发扬盛德的建议，就责备郭攸之、费祗、董允等人的过错，以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考虑谋划，征求治理国家的好办法，明察并采纳群臣有益的言论，深深记住先帝的遗训，那样臣下便是受陛下大恩而感激不尽了。

现在臣下即将辞别远行，对着奏书不禁流下眼泪，不知道说了什么。

【赏析】“表”是古代文体的一种，专为臣下对君主陈述请求时使用，类似的还有“章”、“奏”、“议”等。

本文是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率兵北驻汉中，准备北伐曹魏以“北定中原”时给蜀帝刘禅上的表文。当时蜀汉已从刘备病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对外联合孙吴，对内平定南中，励精图治，兵精粮足；诸葛亮认为已有能力北伐中原，实现刘备匡复汉室的遗愿。于是，决意率军北进，征伐曹魏。临行前，他对昏庸的后主刘禅不放心，恐怕在其出征期间刘禅听信小人谗言，排斥正直之士，因此，上表劝谏。文中强调了自己为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和临终托付，以“讨贼兴复”作为自己的职责，并规劝后主采纳忠言，奋发图强，使他专心一致于北伐大业。本文结构严谨，层次鲜明，围绕“亲贤臣，远小人”展开层层论述，说理明晰，语言上情词真切，比喻中肯，特别是诸葛亮在追述受先帝嘱托创业的艰辛方面，情真意切，把诸葛亮报效先帝的拳拳之心描写得维妙维肖，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的确是古代散文中的精品。

注释

- [1] 布衣：平民。古代平民衣服用麻类制成，除老年外不得用丝料，所以“布衣”就成为“平民”的代称。[2] 南阳：汉郡名。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3] 卑鄙：地位低下，少见识。这里是谦词。[4] 猥（wěi）自：使自己降低身分。猥，卑下。这里是谦词。枉屈：屈尊的意思。[5] 驱驰：奔走效力。意思是为人效劳。[6] 倾覆：大败。指建安十三年（208），刘备在当阳的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被曹操打败一事。[7] 尔来：这里是指从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与诸葛亮相遇，到建兴五年（227）上《出师表》时共二十一个年头。[8] 寄：托付。章武三年（223），刘备伐吴失败后死于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临终时将蜀汉军政大权托付给诸葛亮，要他辅佐刘禅。[9] 夙夜：早晚。[10] 泸：泸水，即金沙江。[11] 不毛：不长草木的地方，指荒芜之地。[12] 庶：但愿，希望。驽（nú）钝：比喻自己才能平庸，谦词。驽，劣马。钝，刀刃不锋利。[13] 奸凶：指曹魏。[14] 旧都：这里指两汉国都长安和洛阳。[15] 慢：怠慢，失职。[16] 彰：揭示。咎（jiù）：过错，过失。[17] 咨诹（zōu）：询问、征求。



后出师表

三国·蜀·诸葛亮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1]，王业不偏安^[2]，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3]。宜先入南^[4]。故五月渡泸^[5]，深入不毛^[6]，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7]，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8]。今贼适疲于西^[9]，又务于东^[10]，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11]。谨陈其事如左：

先帝担心蜀汉与魏贼不能共存，汉室的王业不能偏安于益州之地，所以临终时把讨贼的责任托付给臣下。以先帝的英明，衡量我的才能，固然知道由臣下来伐贼，臣下的才能薄弱敌人却很强大。但是不去伐贼，王业早晚也是要灭亡的，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去讨伐他们呢？因此把这件事托付给臣下，而毫不迟疑。

臣下自从受命以来，每天总是睡不安稳，吃东西也不知香甜。考虑到要进行北伐，就应该先平定益州南部诸郡。所以臣下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不生草木不长五谷的地方，两天只吃一天的粮食。臣下并不是不爱惜自己，只是想到王业不能偏安于蜀地一角，所以冒着危险和艰难来实现先帝的遗志。但是议论朝政的人却认为北征不是上策。现在魏军既在西方疲于奔命，又在东边进行战争。按照兵法，应当趁敌人疲劳的时候去攻击，而现在正是进攻的最好时机。现在臣下恭敬地把这方面的意见陈述如下：

注
释

[1] 贼：指曹魏。[2] 王业：这里指复兴汉室、统一中国的大业。偏安：偏处一地以自安。这里指蜀汉仅据益州之地，未能统一。[3] 惟：这里是思量的意思。北征：指北伐曹魏。[4] 南：指益州南部诸郡。[5] 泸：泸水，即金沙江。[6] 不毛：不长树木和庄稼的地区，即未开发的荒凉地区。[7] 顾：但，只。[8] 议者：蜀汉朝廷中议论朝

政的官吏。这里指对北伐曹魏有意见的官吏。非计：并非上计。[9] 适疲于西：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率军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当时魏属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今甘肃东部一带），叛魏归蜀。[10] 又务于东：同年秋，吴将陆逊于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大败魏将曹休。务：致力。这里指进行战争。[11] 进趋：快速前进。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1]。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2]，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3]，遂并江东^[4]，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5]，险于乌巢^[6]，危于祁连，偏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7]，然后伪定一时耳^[8]。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9]，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高祖皇帝的英明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知识渊博，计谋深远。但是他也曾历经艰难，身受创伤，这才转危为安。现在，陛下您不如高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但却要用长期相持的战略来取胜，要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平定天下，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与王朗，两人各自占有州郡，他们好议论安危，高谈计谋，动不动就引用古代圣贤的话。但大家却满腹狐疑，胸中充满疑难，今年不打仗，明年还不出战，致使孙策安然地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最终吞并了江东地区。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谋策略，超群绝伦，他用兵打仗，好像战国著名的军事家孙臆和吴起一样高明。但他曾经在南阳被困，在乌巢遇险，在祁连山遭难，受逼迫于黎阳，几乎在北山惨败，差一点儿在潼关阵亡。他后来才僭称国号于一时。更何况臣才能薄弱，却又想不经历危难而去平定天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围攻昌霸没有成功，四次越过巢湖伐吴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谋杀害他。委任夏侯渊，夏侯渊却失败被杀。先帝常常称赞曹操很有才干，他尚且经历了这么多的失败，何况臣的才能低劣，怎能保证一定胜利呢？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四点。

注释

[1] 解：理解。一说解读“懈”，懈怠。[2] 刘繇(yóu)：东汉末任扬州(今安徽合肥)刺史。王朗：东汉末，为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太守。[3] 孙策：字伯符，孙权的长兄，遇刺身亡。[4] 江东：指长江中、下游及江南地区。[5] 困于南阳：建安二年(197)，曹操在宛城(今河南南阳)被张绣击败，身中流矢，其长子曹昂等战死。[6] 险于乌巢：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两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时曹军粮少，形势危急，后来曹

操夜袭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烧毁袁绍全部军粮。进而在官渡大破绍军，转危为安。[7] 殆死潼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韩遂于潼关。马超迎击曹操，曹操几乎被箭射死。[8] 伪：诸葛亮以蜀为正统，故指曹魏为“伪”。[9] 夏侯：指夏侯渊，曹操大将，曾留守汉中，为蜀将黄忠击杀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汉中遂为刘备所得。

自臣到汉中^[1]，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2]，突将、无前、賁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3]。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4]，当此时，曹操拊手^[5]，谓天下以定^[6]。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7]，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8]，秭归蹉跌^[9]，曹丕称帝^[10]。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11]，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12]。

自从臣驻军汉中，已经一周年了，这期间就丧失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还丧失了突将、无前、賁、叟、青羌等族的散骑、武骑共一千多人。这些都是数十年之内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的精锐部队，并非一州一郡所能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三分之二，还怎样去对付敌人呢？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五点。

现在百姓贫穷兵士疲劳，但战争不可能停止。战争不停息，防守和出击所消耗的劳力费用正好相等。如果不趁此时去出击敌人，却想拿益州一地来和敌人长久相持，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六点。

最难于预测的，就是战事。过去先帝兵败于楚地，那时候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已经平定了。但是，后来先帝东面与孙吴连和，西面取得了巴蜀之地，出兵北伐，杀掉了夏侯渊，这是曹操失策，看来复兴汉室的大业快要成功了。但是，后来孙吴又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遭到挫败，而曹丕就此废汉称帝。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很难预料。臣下只有竭尽全力，到死方休罢了。至于伐魏兴汉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顺利还是困难，那就不是臣下的智力所能预见的了。

注释

[1] 汉中：郡名，以汉水上流，流经而得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汉中东）。[2] 赵云：字子龙，蜀汉名将。阳群：蜀将，曾任巴西太守。阳群以下的六人生平事迹不详。曲、屯，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3] 賁（cóng）、叟、青羌（qiāng）：都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名称。这里指当时蜀汉军中少数民族的将士。散骑、武骑：都是骑兵的名号。[4] 败军于楚：指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刘备败于当阳（今属湖北）长坂事。[5] 拊（fǔ）手：拍手。这里指拍手称快。[6] 以：通“已”，已经。[7] 夏侯授首：指魏将夏侯渊被蜀将黄忠斩于定军山一事。[8] 关羽毁败：关羽，字云长，蜀汉名将。建安二十四年（219），他出击曹魏，攻克襄阳，孙权趁机偷袭，擒杀关羽及其子关平。[9] 秭（zǐ）归蹉（cuō）跌：刘备因孙权击杀关羽，兴师伐吴，章武二年（222）至秭归（今属湖北），被吴将陆逊所败。[10] 曹丕称帝：曹丕，字子桓，曹操之子。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曹操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即魏文帝，改年号延康为黄初。[11] 鞠躬尽力：一作“鞠躬尽瘁”。[12] 逆睹（dǔ）：预见。

【赏析】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再次率兵北伐，针对朝廷内部有些反对北伐曹魏的意见，再次上表，以坚定刘禅的信心，这就是《后出师表》。这篇文章重点论述北伐的重要性，用以力排众议，坚定后主刘禅的决心。全文从义、时、势三个方面立论，尤以形势分析为主。开头先从道义上论述北伐曹魏不只是实现先帝遗愿，也是为蜀汉的生死存亡；继而从时机上论证北伐的可行性；最后分析敌我形势，进一步说明进军中原的必要性。本文结构严谨完整，说理层层递进，分析精辟，其壮烈之气超过《出师表》。语言上感染力极强，“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今为人传诵称道，是难得的散文佳作。

与山巨源绝交书

三国·魏·嵇康

【作者小传】嵇康(223~263),字叔夜,谯郡铨(今安徽宿州)人。崇尚老庄,是“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嵇康曾为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学问渊博,而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因为不满当时掌权的司马氏集团,对他们标榜的虚伪礼法加以讥讽和抨击,结果遭诬陷被司马昭所杀。嵇康临刑的时候,有3000名太学生请求以他为师,可见当时他在社会上的声望。他的散文长于辩论,思想新颖,分析道理缜密,笔锋犀利,往往带有愤世疾俗的情绪。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颖川^[1],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2],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3],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4],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5],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6],手荐鸾刀^[7],漫之臄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8],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

嵇康谨启:过去您在颖川面前说我的话,我常认为这是知己的话。然而我也常奇怪我平常的志趣并不为您所熟知,您是从哪了解到的呢?前年我从河东回来,显宗、阿都说您打算让我来替代您的职务。事情虽然没有实现,但我却由此知道您从前并不真正了解我。您善于应变之道,称赞的多而批评的少;我性情耿直,心胸狭窄,对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不过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而已。近来听说您高升了,心中十分忧虑,恐怕您像厨师一样羞于一个人拿着屠刀,便硬要拉祭师来帮忙一样,也让我手执屠刀,沾一身腥臊之气,因此具体地向您陈说一下是否可以这样做的理由。

我从前读书的时候,听说有既能兼济天下又是耿介孤直的人,那时我认为没有这种人,现在我确实相信了。我天性决定对有些事情不能容忍,实在是不必勉强。现在大家都说有一种通达的人,没有什么是不可承受的,他的外在表现跟一般的世俗之人没有什么不同,而内心却仍能保持正直,能够与世随波逐流却不会有悔恨之心。老子和庄周都是我要学习的人,他们都身居低微的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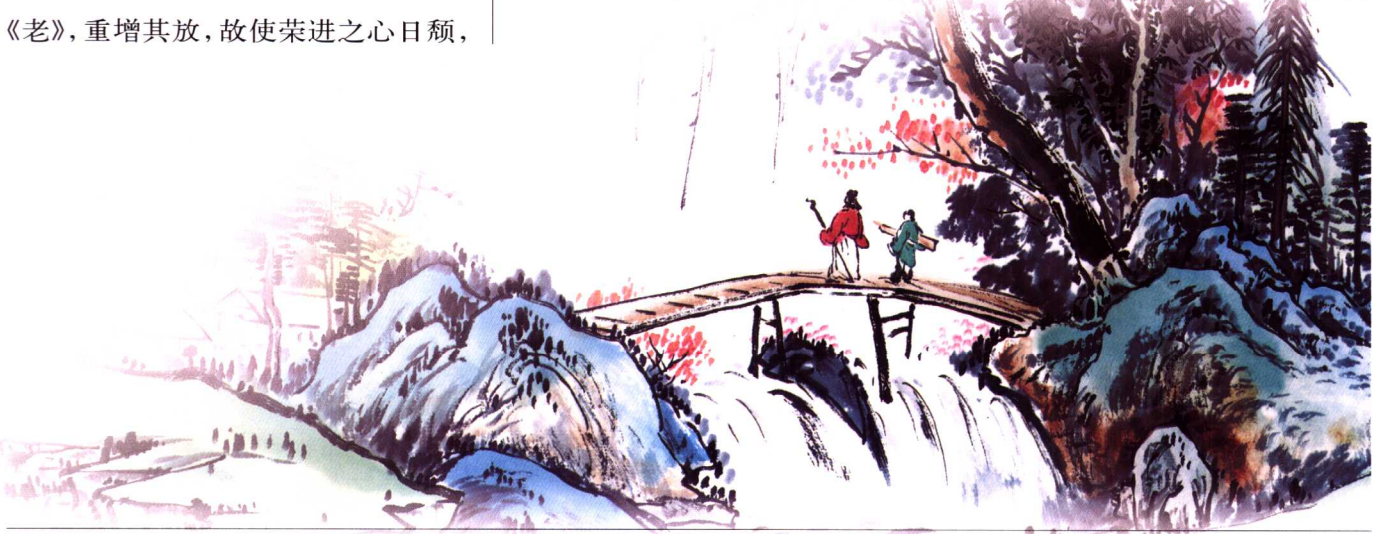


注
释

[1] 颖川:地名,这里代指颖川太守山嵚,他是山巨源的叔叔,因做过颖川太守,故以颖川代称(古代往往以所任的官职或地名等作为对人的代称)。[2] 足下:对山巨源的尊称。山巨源,名涛,嵇康好友,“竹林七贤”之一。[3] 河东:地名,在今山西夏县西北。[4] 显宗:公孙崇,字显宗,谯国人,曾为尚书郎。阿都:吕安,字仲悌,小名阿都,东平人,嵇康好友。[5] 迁:迁官,指山涛从选曹郎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6] “恐足下”二句:语出《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意思是说:即使厨师不做菜,祭师也不应该越职替代。引用这个典故,说明山巨源独自做官感到不好意思,所以要荐引嵇康出仕。[7] 鸾刀:刀柄缀有鸾铃的屠刀。[8] 并介之人:兼济天下而又耿介孤直的人。山巨源为“竹林七贤”之一,曾标榜清高,后又出仕,这里是讥讽他的圆滑处世。

柳下惠、东方朔^[1]，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2]，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3]，而三登令尹^[4]，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5]，许由之岩栖^[6]，子房之佐汉^[7]，接舆之行歌^[8]，其揆一也^[9]。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10]，长卿慕相如之节^[11]，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12]，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弩肉缓^[13]，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14]。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齐类见宽^[15]，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

柳下惠和东方朔都是通达的人，他们都安于卑微的职位，我哪里敢因此而轻视他们呢！况且孔子博施仁爱，不以执鞭赶车为羞；子文没有当卿相的愿望，却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这就是君子想救世济国的心意。所谓通达的人在显达得志的时候能够兼善天下而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失意不得志的时候能够独善其身而不觉得苦闷。由此来看，尧、舜做皇帝，许由隐居山林，张良辅助汉王朝，接舆唱着歌劝孔子归隐，他们的道理是一致的。仰视诸多前人，可以说都能够顺从他们自己的志向。所以君子的行为、所走的道路虽不同，但同样可以殊途同归，顺着各自的本性去做，都能安心自若。因此就有在朝廷做官的人为了禄位而不弃世，隐居山林的人为了志趣而不归返的说法。况且延陵季子推崇子臧的高尚情操，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的气节，这便是志向有所寄托，而不可以予夺。我每次读尚子平、台孝威传，都慨然而生仰慕之情，经常想到他们高尚的情操。再加上我自小父母双亡，身体比较瘦弱，为同母之兄所娇纵，不让我去读那些修身致仕的经书。我的性情又懒惰散漫，筋骨迟钝，肌肉松弛，头发和脸经常一个月或半月不洗，如果不是感到特别闷痒，我都不愿意去洗。常常有小便也不愿起身，忍到膀胱被胀得几乎要转动的时候才起身。放纵已久，孤傲散漫，行为简慢与礼法相背，懒散与傲慢却相辅相成，而这些都能够受到朋辈的宽容，不责备我的过失。读了《庄子》、《老子》之后，我的行为更加放任。因此，追求仕进荣华的热情日益减弱，



注释

[1] 柳下惠：即展禽，名获，字季，春秋时鲁国人，为鲁国典狱官，曾被罢职三次，有人劝他到别国去，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居于柳下，死后谥号“惠”，故称“柳下惠”。东方朔：字曼卿，汉武帝时人，尝为侍郎。二人职位都很低下，故曰“安乎卑位”。[2] 仲尼：孔子的字。[3] 子文：春秋时楚人。[4] 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宰相。[5] 君：作动词，做皇帝。[6] 许由：字武仲，尧时隐士。尧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肯接受，就到箕山去隐居。[7] 子房：张良的字。张良曾帮助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8] 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孔子游楚国时，接舆唱着讽

劝孔子归隐的歌从其车边走过。[9] 揆(kuí)：原则，道理。[10] 延陵：名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居于延陵，人称延陵季子。子臧：一名欣时，曹国公子。曹宣公死后，曹人要立子臧为君，子臧拒不接受，离国而去。季札的父兄要立季札为嗣君，季札引子臧不为曹国君为例，拒不接受。[11] 长卿：汉司马相如的字。[12] 尚子平：东汉时人，传为隐士。台孝威：名佟，东汉时人，隐居武安山，凿穴而居，以采药为生。[13] 弩：原指劣马，这里是迟钝的意思。[14] 能(nài)：通“耐”。[15] 齐(chái)类：指同辈朋友。

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1]，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羈，则狂顾顿缨^[2]，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3]，飧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4]，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5]。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6]；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7]。久与事接，疵衅日兴^[8]，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9]，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10]，性复多虱，把搔无已^[11]，而当裹以章服^[12]，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13]，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14]，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15]，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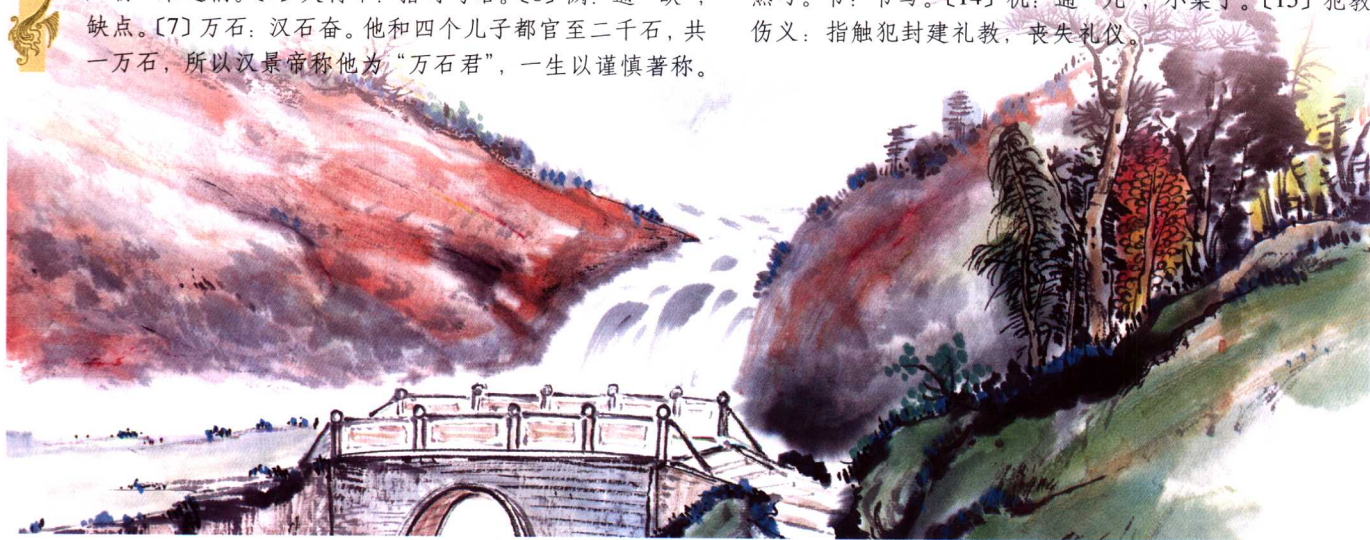
而对率真本性的放任则愈发强烈。这就像鸟兽和鹿一样，如果小的时候就被驯服养育，那它们就会服从主人的管教约束；如果长大以后被束缚，那就一定会狂躁地乱蹦乱跳，企图挣脱绳索，赴汤蹈火；即使给它带上金笼头，用最精美的饲料喂养，它反而愈加思念茂密的树林和丰美的百草。

阮籍不议论别人的过失，我经常以他为榜样，但都没能做到；他天性淳厚超过一般人，待人接物毫无伤害之心，只有饮酒过度是他的缺点。以致受到那些维护礼法的人们的攻击，像仇人一样憎恨他。幸亏得到了大将军的保护。我没有阮籍那种资质，却有傲慢懒散缺点；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明应变技巧；缺少万石君的谨慎，而有所顾忌的负累。与人事接触久了，得罪人的事情就会每天发生，即使想要没有祸患，又怎么能做得到呢？人世伦常都有一定的礼规，朝廷也有一定的法度，自己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有七件事情是我一定不能忍受的，尤其不能容忍的有二：我喜欢睡懒觉，但差役却呼个不停，这是第一件我不能忍受的。我喜欢抱琴随意行走吟唱，或者到郊外去射鸟钓鱼，但吏卒就要经常守在身边，我就不能随意行动，这是第二件我不能忍受的。做官以后，就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办公，腿脚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动，我身上又多虱子，搔痒不止，却得穿好官服，迎接拜见上司，这是第三件我不能忍受的。我向来不习书札，也不喜欢写信，但做官以后，要处理很多人间世俗之事，公文信札堆满案几，如果不去应酬致答，就会触犯礼教有伤礼仪，想要勉强应酬，则不能持久，这是第四件我不能忍受的。我不喜欢吊丧，而人道之道以这个为重，

注释

[1] 禽：古代对鸟兽的通称。一说通“擒”。[2] 顿缨：挣脱羈索。[3] 金镳(biāo)：金属制作的马笼头，这里指鹿笼头。[4] 阮嗣宗：阮籍，字嗣宗，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之一，不拘礼法，常用醉酒的办法，以“口不臧否人物”来避祸。[5] 大将军：指司马昭。[6] 阙：通“缺”，缺点。[7] 万石：汉石奋。他和四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共一万石，所以汉景帝称他为“万石君”，一生以谨慎著称。

[8] 疵(cī)：缺点。衅：争端。[9] 弋(yì)：系有绳子的箭，用来射取禽鸟，这里指射禽鸟。[10] 痹(bì)：麻木。[11] 把(pá)搔：用于搔痒。把，通“爬”。无已：没有停止。[12] 章服：冠服，指官服。[13] 素：向来。便：熟习。书：书写。[14] 机：通“几”，小桌子。[15] 犯教伤义：指触犯封建礼教，丧失礼仪。



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1]，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2]，则诡故不情^[3]，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4]，嚣尘臭处，千变百伎^[5]，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6]，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7]，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8]，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9]，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10]，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注 释

[1] 瞿然：惊惧害怕的样子。[2] 降心：抑制自己的心意。[3] 诡故：违背自己本性。不情：不符合真情。[4] 聒（guō）：喧闹，吵闹。[5] 伎：伎俩。[6] 鞅（yāng）掌：事务繁多忙碌。[7] 非：非难。汤：成汤，商王朝的建立者。武：周武王姬发，周王朝的建立者。周：周公姬旦，曾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8] 会显：应当显著，为众人所知。[9] 促中小心：指心胸狭隘。[10] 饵（ěr）：服食。术、黄精：两种中草药名，古人认为服食后可以轻身延年。

我已经因此被不肯谅解我的人所怨恨，甚至还有人想借此中伤；虽然我自己也惊惧到这一点而责备自己，但本性还是不能转化，违背自己的本性也无法做到像现在这样的既不遭到罪责也得不到称赞，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我不喜欢俗人，但做官以后，就要跟他们在一起办事，有时宾客满坐，满耳嘈杂喧闹的声音，处在吵吵闹闹的污浊环境中，千奇百怪的花招伎俩都会出现在人的眼前，这是第六件我不能忍受的。我生就不耐烦的性格，但官府有公事繁忙，政事杂务纠缠心中，人情世故也要花费很多精力，这是第七件我所不能忍受的。还有我常常说一些非难商汤、周武王和轻视周公、孔子的话，如果做官以后不停止这种议论，此事总有一天会张扬出去，为众人所知晓，必为正统礼教所不容，这是尤其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一个原因。我的性格刚直，憎恨丑恶，说话轻率放肆，直言不讳，遇事便发，这是尤其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个原因。以我这种心胸狭隘的性格，再加上上面所说的九种忧患，即使没有外来的灾难，也会有内心的郁结，如何能长久地活在人世呢？又听道士留下的话，说吃术和黄精，可以使人长寿，我非常相信；游山玩水，观赏游鱼飞鸟，心里很是以此为乐；一经为官，此事便要放弃，怎么能够舍弃我所乐意做的而屈从于我所恐惧的呢？



黄谷拾信
蓬蒿生
非露海高
平安是良祿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1]，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2]，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3]，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4]，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5]，盖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6]，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7]，强越人以文冕也^[8]；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9]。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人和人的相知，贵在理解彼此的天性，然后成全他。夏禹不强迫伯成子高出来做官，是为了成全他的节操；仲尼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近代诸葛亮不逼迫徐庶投奔蜀汉，华歆不强迫管宁接受卿相的位子，这些都可以称得上是始终如一、相互理解的人。您看直木不可以做车轮，曲木不能够当椽子，都是因为人们不想改变它们原来的本性，而让它们各得其所。所以士、农、工、商都各有自己的职业，都以顺从自己的志愿为快乐，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这些，这应该是在您意料之中的。不可以因为自己喜爱华丽的帽子，而勉强越地的人戴它；也不可以因为自己嗜好腐烂发臭的食物，而用死鼠来喂养鸳雏。我近来在学习养生的方法，正在排斥荣华，摒弃美味，心情安静恬淡，以顺其自然为可贵。即使没有上述的九种祸患，我尚且对您所爱好的东西不屑一顾。我又有心闷之疾，略一行动便又加重了，私下忖度，是不能忍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我已经考虑清楚，如果无路可走倒也罢了。您不要冤屈我，使我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赏析】 这封信是嵇康得知山巨源因迁官想荐举自己代其原职的消息后写的。嵇康在信中申明自己天性疏懒，更强调放任自然，不愿受礼法束缚，指出人的秉性各异，对此不应加以勉强，婉转而坚决地拒绝了山涛的荐引。这既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也是他崇尚老、庄消极无为思想的一种反映。全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傲情绪，奋笔直书，说理透彻，文辞犀利，个性鲜明。行文亦庄亦谐，婉曲含蓄，于婉曲中见激烈，含蓄中见酣达，甚至有佻达调侃的语气，其“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虽是叙说自身，实乃针对时弊，具有反讽意味，在他对自己的深深贬抑和佻达调侃之中蕴含着卓然独立的傲骨和庄重严肃的神气。

注释

[1] 禹：舜以后的帝王，夏王朝的建立者。伯成子高：禹时隐士。[2] 子夏：孔子弟子卜商的字。《孔子家语·致思》：“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3] 诸葛孔明：三国时的诸葛亮，孔明是他的字。元直：徐庶的字。两人原来都是刘备部下，后来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捉去，徐庶就辞别刘备而投奔曹操，诸葛亮没有加以阻留。[4] 华子鱼：三国时的华歆，子鱼是他的字。幼安：管宁的字。两人为同学好友。魏文帝时，华歆为太尉，想推举管宁接任自己的职务，管宁便举家渡海而归，华歆也不强迫。[5] 桷（jué）：屋上承瓦的椽子。[6] 四民：指士、农、工、商。[7] 章甫：古代一种须绾在发髻上的帽子。[8] 越人：指今浙江、福建一带居民。冕（miǎn）：帽子。[9] 鸳雏（chú）：传说中像凤凰一类的鸟。《庄子·秋水》中说：庄子的好友惠施做了梁国的相，害怕庄子夺他的相位，就派人到处搜寻庄子，于是庄子就去见惠施，并对他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鸳雏……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鸳雏过之，仰而视之，曰：‘赫！’”

甫：古代一种须绾在发髻上的帽子。[8] 越人：指今浙江、福建一带居民。冕（miǎn）：帽子。[9] 鸳雏（chú）：传说中像凤凰一类的鸟。《庄子·秋水》中说：庄子的好友惠施做了梁国的相，害怕庄子夺他的相位，就派人到处搜寻庄子，于是庄子就去见惠施，并对他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鸳雏……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鸳雏过之，仰而视之，曰：‘赫！’”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悽悽^[1]，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黜之不置^[2]，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3]！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怨，不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4]，欲献之至尊^[5]，虽有区区之意^[6]，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我新近失去同母之兄的宠爱，时常感到悲伤。女儿十三岁，儿子八岁，还没有成人，而且经常生病。想到这些我就心情悲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现在只愿居住在简陋的里巷，教养好自己的子孙，时常与亲朋好友叙说离别之情，谈谈家常，喝一杯淡酒，弹一支琴曲，我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如若您纠缠不休，无非是想为官家拉人，使他为世所用罢了。您早知道我放任散漫，不通事理，我也认为自己各方面都不及如今在朝的贤能之士。如果以为世俗的人都喜欢荣华富贵，而惟独我能够离弃它，并以此为快事，这样讲最接近我的本性，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是一个有高才大度又无所不通的人，而能不求仕进，那才是可贵的。像我这样经常生病，想远离世事以求保全余生的人，正好缺少那种高尚品质，怎么能够看到宦官而称赞他是守贞节的人呢！倘若急于要我跟您一同去做官，想把我招去，经常在一起欢聚，一旦来逼迫我，我一定会发疯的。想来你我之间没有怨恨，不至与此吧！

农夫以太阳晒背为快事，以芹菜为美味，想把它献给君主享用。虽然出于区区美意，但也太不切合实际了。希望您不要像他们那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写这封信既是为了以此向您解释，也以此向您告别。嵇康谨启。

注 释

〔1〕悽（liàng）悽：十分悲伤的样子。〔2〕黜（niǎo）：纠缠。〔3〕黄门：指宦官，太监。〔4〕快：此作动词，意为“以……为愉快”。美：此作动词，意为“以……为美味”。芹子：指芹菜。〔5〕至尊：指君主。〔6〕区区：诚挚的样子。



陈情表

晋·李密



【作者小传】李密(224~287)，一名虔，字令伯，三国时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父早亡，母改嫁，由祖母刘氏抚养成人。为人正直，颇有才干。师从谯周，博览五经，尤长于《春秋左氏传》。曾为蜀汉尚书郎，出使吴国，蜀亡以后，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巩固新政权，笼络蜀汉旧臣人心，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他上表陈情，以祖母年老无人供养，辞不从命。武帝给他奴婢二人，并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祖母死后，李密出任太子洗马，历任尚书郎，官至汉中太守。后因谗免官，卒于家中。

臣密言：臣以险衅^[1]，夙遭闵凶^[2]。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臣孤弱^[3]，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4]，晚有儿息^[5]。外无期功强近之亲^[6]，内无应门五尺之僮^[7]，茕茕孑立^[8]，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9]，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10]，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11]。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12]，寻蒙国恩，除臣洗马^[13]。猥以微贱^[14]，当侍东宫^[15]，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16]。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臣李密上言：我因为命运坎坷，从小便遭遇不幸。刚生下来六个月，父亲就去世了。到了四岁，舅父强迫母亲改变了守节的心愿。祖母刘氏哀怜我孤单病弱，亲自抚养我。我小时候经常生病，九岁还不能走路，孤苦零丁，直到长大成人。既没有叔伯，又没有兄弟。门庭衰微，没有福泽，很晚才有儿子。外面没有近亲，家里没有可以照应门户的僮仆。孤单无依靠，只有和自己的影子作伴。而祖母刘氏多年疾病缠身，时常卧床不起，我侍奉汤药，不曾间断和离开过。

到了晋朝建立，我沐浴着清明的政治教化。从前的太守逵考察推举我为孝廉；后来刺史荣又荐举我为秀才。我因祖母无人供养，都表示辞谢，没有遵命。陛下特地下诏书，任命我为郎中。不久又蒙国家的恩典，授职为太子洗马。以我这样微贱之人，担当侍奉太子的官职，这不是牺牲生命所能报答的大恩。我把自己的苦衷上表奏闻，表示辞谢，不能就职。现在诏书又下，言辞急切而严峻，责备我有意回避和怠慢。郡县官府，层层逼迫，催我上路；州司官员登门催促，像流星的火光一样急速。我想奉命迅速赶路，但祖母的病一天比一天加重，想暂时迁就自己的私情，向长官申诉，又得不到允许：我的处境实在是进退两难，狼狈不堪。

注释

[1] 险衅(xìn)：灾难祸患，指命运不济。衅，罪过。[2] 夙(sù)：早时，此指幼年时。闵(mǐn)凶：忧患凶险。闵，通“悯”，指可忧患的事(多指疾病死亡)。[3] 悯(mǐn)：怜悯，怜惜。[4] 祚(zuò)：福分。[5] 儿息：儿子。两字为同义连用。[6] 期(jī)：服丧一年。功：服丧九个月叫“大功”，服丧五个月叫“小功”。期、功均指近门亲属。强(qiǎng)：勉强。[7] 五尺：汉代的五尺相当于现在的三市尺多。[8] 茕(qióng)茕：孤单的样子。孑(jié)：孤单。[9] 蓐(rù)：同“褥”。[10] 太守：郡

的最高行政长官。孝廉：汉武帝时，察举科目之一，令郡国向中央推举当地能孝顺父母和操行清廉的人。魏晋沿袭此制。[11] 刺史：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这里指益州刺史。[12] 郎中：官名，尚书省的属官。[13] 洗(xiǎn)马：太子的侍从官，掌图籍，祭奠先圣先师，讲经，太子出行则为先驱。洗，《汉书》作“先”，先驱的意思。[14] 猥(wěi)：卑鄙。自谦之词。[15] 东宫：太子居东宫，因而用来代指太子。[16] 逋(bū)：逃脱。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1]，凡在故老^[2]，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3]，历职郎署^[4]，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5]，宠命优渥^[6]，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7]，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8]，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9]。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10]，谨拜表以闻。

我想圣朝是以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年老而有功德的旧臣，尚且受到怜惜抚育，何况我孤单贫苦，更是不同寻常。再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蜀汉的郎官，本来希望能够得到更为显达的官职，并不夸耀名节。我现在是卑贱的俘虏，极其渺小和浅陋，得到过分地提拔，而且恩命十分优厚，怎敢徘徊观望而有什么非分的企求呢！只因为祖母刘氏已像将要落山的太阳一样，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已经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我如果没有祖母抚养，就不可能活到今天；祖母如果没有我的照顾，也不能够安度她的晚年。我们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正是由于这种出自内心的感情使我不能弃养而远离祖母。

我今年四十四岁，祖母今年九十六岁，这样看来，我效忠于陛下的日子还很长，但报答祖母刘氏的日子已很短暂了。我怀着像乌鸦反哺一样的私情，希望陛下能够准许我为祖母养老送终的请求。我的苦衷，不仅是蜀中人士和益州、梁州的长官所亲眼目睹的，连天地神明也都看的清清楚楚。祈望陛下能怜惜我愚昧至诚的心意，同意我实现这点微小的愿望，或许祖母刘氏能够侥幸保全她的余年。我活着愿意为陛下献出生命，死后也愿意像结草老人那样来报答陛下的恩惠。我怀着像犬马在主人面前那种不胜恐惧的心情，恭敬地上表奏报陛下。

【赏析】表，是古代臣下写给皇帝的奏章。晋武帝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不愿应诏，就写了这篇表文，申诉自己不能应诏的苦衷。文章从个人身世入笔，依次陈述祖母抚养的鸿恩，祖母多病的现状，难应诏命的困窘，侍奉祖母的志愿，以及祖母过世之后，“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报效朝廷之情。全篇文章文思流畅，不加矫饰，直写实感，直述衷情，言辞哀婉真切，感人肺腑。语言尤具特色，“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等等，形象又生动，难怪后人称赞道：“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

注 释

[1] 伏惟：伏首自思，古时下级对尊长的敬称，奏疏和书信里常用。伏，俯伏。惟，想。[2] 故老：多历旧事的老人，此指年老而有功德的大臣。[3] 伪朝：指被晋国灭掉的蜀国。[4] 郎署：指尚书台的官署，李密在蜀国曾任郎中和尚书郎。署，官署，衙门。[5] 拔擢（zhuó）：提拔。[6] 优渥（wò）：优厚。[7] 乌鸟私情：相传乌鸦能反哺其母，人们常用来比喻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敬养。[8] 二州牧伯：二州，梁州和益州。牧，指州郡行政长官。伯，长。此指刺史荣和太守逵。[9] 结草：春秋时晋大夫魏颗（huǒ）的父亲魏武子临终遗嘱要将宠妾殉葬，魏颗没有照办。后与秦将杜回交战，见一老人结草把杜回绊倒，因而将杜回擒获。夜间梦见老人，自称是魏武子宠妾的父亲，特来报恩。后世用“结草”代指报恩。[10] 犬马：用犬马自比，这是臣子的谦卑之词。

